

## 明辨是非 站穩立場

民盟盟員 高詒善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決定在盟內展開整風，整風要點是整掉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思想和行動。這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作為一個盟員，我熱烈擁護這一決定。

在黨的整風運動中，許多人對黨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批評是尖銳的，但是有益的。這樣的批評將幫助黨改正錯誤，改進工作，加強領導，增進團結，從而在當前巨大發展的形勢下，黨能夠更好地領導全國人民在我國各項工作中取得新的更加偉大的勝利。與此同時，少數右派野心分子卻企圖借整風機會來拆共產黨的台，煽動誇大我們的缺點，興風作浪，散佈謠言，其中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則更是有策略、有綱領、有組織的從各個方面向黨進攻，彼此捧場，互相補充，企圖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把我們國家從社會主義拉到資本主義，也就是要把我國人民重新陷入被奴役的地位。這是全國廣大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必須對右派分子進行反擊，揭露他們的陰謀，嚴厲批評他們的反黨反人民的思想 and 行動，這是當前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好這一工作，將為黨的整風運動掃清障礙。整風運動一定要搞好，鳴放更是黨的長期方針，對於這一政策的任何懷疑，都是不必要的。

我國人民進行了長時期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英勇鬥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終於取得了勝利。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害處，在人民心中極為深刻。就是這樣，在解放以後，我們還想進行過以反對美帝國主義為中心內容的思想教育運動。而資產階級思想在以往批判得很不夠，建國才不過八年，對我國民族資產階級，黨採取了和平改造的方針。在人民政權下，政治經濟制度都已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而且日趨鞏固，但是在思想領域中資產階級思想還有市場，資產階級要用他的世界觀來改造客觀世界，利用各種

場合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無產階級思想對抗。上層知識分子還有不少人嚮往歐美的民主政治。少數右派野心分子象章伯鈞之流，就是想將民盟組織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把民盟拉出社會主義的軌道；他想把民盟發展成一二萬萬人，搞一個上議院，來奪取黨的領導。同時在社會主義大變動時期，廣大人民接受社會主義，但有時不一定全都習慣了，加之思想根子上還保留有資產階級觀點，就很容易不自覺的為右派言論所俘虜。在這一個時期里，這個現象在知識界是突出的反映出來了。因此在思想戰線上展開鬥爭，堅決反擊一切右派言論，提高認識，和右派分子劃清思想界限，是極為重要的，否則我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將得不到保障。

根本問題還在於立場。應該看到解放以後知識分子在黨的教育下有了很大的進步，對此沒有充分的認識是不對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對知識分子的進步性估計過高也同樣是錯誤的。章乃器鼓吹資產階級已沒有兩面性，鼓吹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之間已經沒有本質區別。這既不符合客觀實際，也不利於資產階級的改造。而其實質是否認工人階級的領導。民盟負責同志之一費孝通也同樣對當前知識分子的情況作了不正確的估計，他在前些時候發表文章認為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已經解決，現在是進入深入細致解決觀點方法了。對於知識分子如何加強思想改造却很少提到。把觀點方法和立場割裂開來是沒有根據的，對知識分子作這樣的估計也同樣是不符合於客觀實際，助長知識分子對自己的評價，不利於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在目前運動中，也不正表現出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和妥協性質！有一些人作了右派分子的俘虜，有一些人看見黨有許多缺點，吓得驚惶失措，大概也以為黨怕是搞不下去了，要“下台”“下轎”了。聽說有的團員要退團，黨員要退黨。看不見主要的，看不見今天政權是扎根在廣大勞動人民那里，看不見我們幾年來所取得的成績。我們說有缺點，而且缺點有

## 中國民主同盟北京鋼鐵學院支部大會決議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

一、對民盟中央章伯鈞、羅隆基、陳新桂及儲安平……等人，乘中國共產黨整風之際，散播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荒謬言論，企圖破壞黨的領導，並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為了維護民盟的基本路綫，堅決擁護黨的領導，按照我們一貫的願望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對他們以盟組織作為個人政治陰謀的資本，表示萬分憤怒，堅決反對！並建議盟中央委員會立即停止章伯鈞、羅隆基、陳新桂等人在盟內的一切職務，進行思想檢查及老實交代問題。

二、對民盟中央號召全盟揭露右派的言行，立即開始在盟內進行整風的決議，我們表示熱烈擁護，並響應號召，在盟內進行整風中，和一切右派分子劃清思想界限，並予他們以迎頭痛擊！

些是嚴重的，三害更是我們的死敵，黨一定要克服而且能克服。今天反擊右派分子是一場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也適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但是團結必須在一定的基礎上，那就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離開了這些來談團結，那就不可能有團結，而且將犯機會主義的錯誤。今天是和平時代，沒有敵人的監獄法庭來考驗我們的立場，考驗我們對黨的事業是否忠誠，但是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我們每個人考驗着自己，鍛鍊着自己。今天階級鬥爭還沒有熄滅，思想鬥爭更是激烈的在進行着，必須以階級鬥爭的知識來武裝我們的頭腦，才能對當前各種現象作出正確的結論，才能明辨是非，劃清界限，站穩立場。“畫皮”必須揭露，揭露右派分子的假面具，使之不能迷惑人心，使矛盾不致轉化，讓他們坦白交代，徹底檢討，從而能真正地獲得改造，只有這樣，才符合廣大人民的最高的利益。

## 從儲安平的反動言論談起

陳星

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的言論，其反黨的反動本質，經過各方的揭露和批判，大多數人都已經認清。但是仍有兩種人在支持或同情儲安平的謬論。一種是別有用心的人，另一種是如赤心同學那樣缺乏深入分析儲安平言論反動本質的人。為了與赤心同學互相討論提高認識，和剝奪右派分子的思想武器。僅把個人認識提供赤心和同學研究。

一、要抓住儲安平發言的本質，必須從儲安平這個具體的人，和他發表這個言論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來考察。儲安平不是一個政治上幼稚的青年，而是有數十年政治活動經驗、九三學社的中央委員，還是光明日報總編輯，掌握着民主黨派的喉舌，發言稿至少與民盟副主席羅隆基商量過。這樣，就可以肯定他的發言，既非謬論，也非無的放矢泛泛之談，而是代表着某些反對黨的領導的人的思想，當然也是他自己的真實思想。他的發言又是在黨號召整風，在羅隆基、章伯鈞等右派分子發言之後，與章、羅是前後呼應，一脈相傳的。弄清楚這點，我們便不應該根據自己幫助黨整風的善良願望去揣測儲安平的思想感情，妨礙我們正確認清他的思想本質。決不應看到他寫到一些擁護黨的辭句，而忽視抓住他如上述的基本論點。因為不僅憲法規定了，而且共產黨在人民中的高度威信，即使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敢在群眾面前公開反對共產黨，何況右派分子。所以不要被儲安平提到擁護共產黨的一些辭句迷惑了。

二、儲安平所謂“‘黨天下’的概念，絕不同於有些善良的人所說‘共產黨的天下’的概念。後者所說‘共產黨的天下’是和過去‘日本人的天下’、和‘國民黨的天下’來對比說的，包含着贊美的意思。而儲安平的‘黨天下’

”概念是作為“人民的天下”的對立物提出的。其意義就是說現在還不是人民的天下，把“黨天下”與封建王朝的“莫非王土”同等齊觀。這也是必須區分清楚的。

三、儲安平心中的宗派主義與黨的整風內容之一的宗派主義，其涵義也是有本質的區別的。黨的整風指示明確指出我們要檢查那些不從團結六億人民出發、不從團結各民族各黨派和廣大的黨外群眾出發、不從團結全黨出發的宗派主義現象，而儲安平所說的宗派主義，却是指清一色的局面，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直到科長組長的分配問題。實質上，我們對宗派主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以利於社會主義建設；而儲安平是要從反對“宗派主義”，達到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平分國家及地方直到科組領導地位，削弱工人階級領導的目的。

四、我們不應該把片面看成全面，把局部看成全體，不應該輕信道聽塗說，把現象當成本質。赤心同學從聽到的我院的人事配備情況出發，因而輕信儲安平所說的“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這說明赤心同志的思想方法還值得研究。不要說別的，國務院各部之中，有四分之一的部長都是民主人士，就是右派分子章乃器等人也承認他們是有職有權的。全國情況也基本相同，而且愈到下面，非黨人士的比例也愈多，從各地非黨人士批判右派人士的發言中，可以證明這才是事實。而儲安平是個老新聞工作者，是個消息靈通的人，為什麼要這樣誇大歪曲事實呢？其居心不是顯而易見嗎？整風中揭發的黨的工作中的許多錯誤、缺點，絕大多數是誠懇幫助黨整風的人從他的角度及他所見所聞提出的，但也有一些是別有用

心的人有意誇大歪曲甚至捏造的。因此對揭發出來的事實，都必須加以對證和客觀冷靜的分析，而且還要和錯誤缺點的反面——成績和優點來比較研究，才能作出正確的是和非的結論。赤心同學把我院初步揭發出的未經對證的事實當作結論，已經是思想方法上的錯誤。從這樣的結論去推論全國，因而同情儲安平的言論，這就把自己善良的願望，和儲安平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混淆起來了。尖銳點說：赤心同學在這上做了儲安平的思想俘虜了。

五、只要分析清楚儲安平這個具體的人，他發言的具體時間和條件，他措詞的涵義，和對事實的誇大，不要從個人主觀善良願望去批判，也就不難看清儲安平言發的性質了。每一個稍為留心黨的政策和毛主席、周總理領導的人，都會知道黨中央和領導同志從來就是從團結六億人民、團結各民族各黨派和廣大的黨外群眾、團結全黨出發的，否則就不會有人民民主統一戰綫，也不會有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和七年來各方面建設的成績。這是無須多說的。儲安平却有意地把宗派主義錯誤的根源放在黨中央和毛主席、周總理身上，其目的是妄圖降低黨中央及毛主席、周總理的威信，把反對宗派主義的火焰燒到黨中央及毛主席、周總理身上，使共產黨在全國的領導威信垮台，造成人心混亂的局面，為右派分子登台掃清道路。儲安平不管怎樣用善意的面孔掩飾其陰險的目的，（每個稍有政治鬥爭經驗和立場堅的人都能看出來的。）打擊黨中央及毛主席、周總理威信的嚴重性，工農群眾馬上便能覺察出來，是因為他們體念黨中央及毛主席、周總理一貫領導的正確最深刻，他們從切身體驗懂得保護黨中央和鞏固黨中央和毛主席周總理的威信，是勞動人民利益亦即社會主義利益的成功敗相關的問題，我們有些知識分子却同情儲安平的言論，恰好說明我們社會主義的立場不穩，和我們思想相共鳴的嚴重因素。使得我們許多人在反對院內外右派言論鬥爭中間失去政治嗅覺，失去政治熱情，還有的不自覺的與右派異曲同工（下轉第三版）



# 大家討論對肅反估價問題

## 對我院肅反的看法

鋼4.2 峰雪

我院到目前为止，对肅反的看法还很多，现在来发表我们的看法。到底肅反的成绩是主要的呢？还是錯誤是主要的呢？几天来的爭論还没有結果，我們認為对于成績和錯誤的估價应从肅反运动的全面基础上加以具体分析和比較。看一看肅反有多少成績和多少缺点，如果孤立的看一个阶段，当然只能得出片面的結論。所以在估價我院肅反問題的时候，就不能把成績和錯誤絕對化。但很好的總結成績和分析錯誤是完全必要的。

肅反运动應該包括：准备和学习，群众斗争，結案(調查，研究和下結論，善后工作)三个阶段。

### 一、準備和學習階段

这个阶段組織上对檢举材料加以整理和分析，另一方面組織群众进行文件学习。但准备工作是很仓促的，对檢举材料沒有深入的分析研究，对材料缺乏应有的負責就轉入了群众斗争，因而使許多善良的同志受到了委曲，这是很大的缺点。如果我們把第三阶段中調查研究移到第一阶段来进行，这些錯誤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避免。

其次，通过学习后，我們是認識了肅反的重大意义，提高了警惕性和阶段觉悟，因此大家就投入运动，这当然是成績。但是我們領導上在動員时有一些帶压的作风，朱耀中同志曾經說：“在这运动中如果团员表現不好，以后就要受团記处分”。我們認為这样並不能真正的从思想上來解決問題，因此使某些同志在斗争时显得勉强。

### 二、群众运动(斗争)阶段

发动群众以后，大家大胆的檢举和坦白了許多重要的線索，然而群众斗争的結果，有不少同志无辜的被斗錯了，他們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受到了推殘，这不能不說是严重的錯誤，所造成的損失是重大的。那末，群众斗争的方式是否可采用呢？我們認為群众运动不就等于群众斗争，后者仅是前者一个具体方式，这个方式采用于肅反，應該根据不同情况来用，而不能乱用。

(一) 对于已經掌握了真实的材料証实了他确是个反革命分子，这样是可以采用斗争方式的。斗争的目的是：

- ① 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寬抗拒从严，通过斗争，根据他交代的情况可以給予恰当处理；
- ② 要他交出重要的線索，因为反革命不会是孤立的，一定有線可查；
- ③ 通过斗争使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

(二) 对事先沒有掌握真实材料而經過斗争証实他是反革命份子。

(三) 也有檢举材料沒有真实根据，进行斗争后知其並非反革命份子。

后两种人我們認為都是不应该斗争的。即使从檢举材料中知道他情况严重，但到底还是悬案，而我們对他进行斗争这是違反法制，侵犯人权，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对于思想批判問題，我們是这样看法：真正的反动言論是應該批判的，但是可以采用象目前整风时期所采用的方法(用大字报或大家坐下来批判)，讓被批判者有充分发言的机会。这样不更好嗎？因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問題，而我們沒有这样做，却采用斗争方式，这是不对的。

至于某些非属反动言論者，而是看法上的問題，是不应该在肅反中进行斗争的。

### 三、結案(調查研究，下結論，善后工作)阶段

群众斗争以后，产生了许多問題。經過一年多的調查、研究，对于“有問題”的人作了詳細的审查，彻底的搞清了：

① 某些人的历史問題，这对于組織上来說就可以放心的使用干部；对他本人來說就放下了包袱更加發揮了积极性。有些人認為不通过肅反同样可以搞清历史問題，当然我們並不否認，但这些問題是在这次肅反中搞清的，当然應該算是肅反的成績。

② 我們查出来了五个反革命份子，看来数量不多，試問他們的危害性有多大，有誰能估計呢？

对于这些被斗錯的同志來說，肅反后在心灵上留下了創伤。但是在下結論的时候，領導对一些有历史問題和政治問題的人还比較慎重；可是对一些被作为思想批判的同志，認為这不是大問題，輕描淡写的就通过了，这就太不負責。但是下了結論以后，又怎么办呢？我們的善后工作作得非常不够。組織上沒有很好的來消除被斗争者的内心創伤和群众之間的隔膜。由于肅反运动善后工作做得不够，使某些

(下轉第四版)

## 關於肅反問題的商榷

研究生 萬天驥 陳夢瀾 任大寧 黃務濂

我們是上屆的毕业生，亲身参加过我院群众性的肅反运动，現在根据我們的感受和記憶，來談談我們对肅反的評价。我們認為，必須具体分析当时的情况，而不是籠統地和片面的做出結論(不論正面地或反面地)，因为事情已过去兩年多了，人們往往是根据自己記憶中最深刻的印象來考慮問題，而可能忽視了对当时整个过程作全面地分析。今天有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来进行尖銳的階級斗争的时候，对肅反运动作出公正的評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群众运动要不要

記得我院的肅反是分好几批进行的，每批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差不多可分成以下几个阶段：即准备阶段，群众运动阶段，調查研究阶段和結論处理阶段，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有人把肅反仅仅看成群众斗争，这是不全面的，我們認為应对各阶段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我們感到我院准备工作是不够充分的，对中央的政策精神学习不够，群众从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后立即轉入肅反斗争，斗志高昂，这对斗争是必要的，但由于敌情掌握不够，加以对中央指示原則的掌握又有偏差，这样就造成了群众运动阶段的斗争过火，斗争的面太广，有些可斗可不斗也斗了，有的是完全斗錯了，对于一些在斗争中发言不积极的同学，有的工作组还錯誤地施加了压力，使得很多人在运动中思想很緊張。斗争期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身自由，不容許申辯；对于一些經常散佈反动言論，怪話很多的同学，为了通过这次运动提高他們的思想水平，使不致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如从团结愿望出发，对他们进行善意的批評还是必要的。如有的經過大家的善意批評后，自己和組織更靠攏了。但大部分方式太粗暴，有的完全搬用了斗争的方式。而且在宣傳工作上有严重的缺点，黑板报特别是漫画更为严重。把被斗者画成奇形怪状，如把某一女教师画成狐狸精，这样不仅混淆了敌我問題和是非問題，而且有害于他們的人格。很多把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問題，甚至把某些正当的不满和对领导上的意見分歧(有的可能是正确的)也認為是反动言行，提高到所謂“原則”高度，主觀地推断和扣帽子，这样不仅伤了有些人的自尊心，而且使有些人以后不敢說話，兩週左右的群众“斗争会”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付作用是較大的，現在人們常說的肅反錯誤也多半是指的这一段中的錯誤，許多人对肅反的不满也是对这一段中的錯誤不滿。

群众运动阶段尽管产生了以上缺点，但这主要是掌握原則的問題，群众斗争仍然是必要的，沒有群众参加肅反斗争，就会使肅反神秘化，今天的成績就是不可想象的了。事实上群众运动中也斗出了反革命份子，也有不少人在斗争中交待了問題，同时揭发檢举了大量的線索和材料，难道調查研究的成績能和这些分开嗎？沒有群众运动难道可能提高大家的警惕性，使反革命分子无藏身之地嗎？党发动群众肅反，不正是証明了党和人民的一致嗎？我們应把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和領導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和錯誤严格区分开来，决不能因为群众运动中产生了缺点就根本否定群众运动。我們認為群众运动的原則是肯定的，而群众斗争的方式是可以灵活掌握的。事实上后几批肅反的方式就改进了，其他肅反进行較晚的單位也並沒有重犯我們当时那样的錯誤。

### 那些人被斗了

有一个問題也是值得說明的：虽然斗出的反革命分子不多，但被斗的人中間真正一点問題沒有的人也是不多的，当时被斗的人大体上有四种，第一种是反革命分子；第二种是隱藏了政治历史問題，如有人过去当过特务而交待不彻底的，有人解放前甚至解放后还有反革命活动的。第三种是有极复杂的历史或社会关系，或者本人平常又有反动言行。第四种是思想問題，平常說些怪話；有人是品質恶劣，群众公憤的(这四种分法是我們根据当时斗争的情况分的，不一定科学)。这說明的确有少数人是完全斗錯了，如第四种中，但也有可斗可不斗的，有的是應該斗的，(如第一、二、三种)。斗争中也有缺点，和思想批判中一样把

他們的一些一般性的錯誤和怪話也当成反动言行斗，方式粗暴了一些，这就造成了混乱。但現在有人就忘記了这些人中确有一部份人有反动的一面——即可斗争的一面，強調这些人都是百分之百的好人，除了追查几个反革命分子外，其他的人都仅仅是因說了些怪話才被斗的，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当时我們同学中的确有人平时怪話很多，肅反时也被揭发而並沒有被斗争的，也有人历史有悬案未决，但平常一貫表現很好而未被斗争的，以上这些情况都是有人可对証的。

### 肅反是否擴大化

誰都知道接着群众运动以后进行相当長期的調查研究，我們認為这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党一貫实事求是的具体表現。党不是根据群众斗争的原始材料来处理問題，而是強調对事实調查研究，因此对所有人都作出了正确的結論，这可以举我們周圍的几个例子來說明。有人过去是反动軍官，参加过軍統，干过“扫蕩”，在斗争时这些事实引起群众极大的憤怒，斗争是很激烈的，但經過斗争和調查，最后認明他仅仅是历史問題，做了結論，分配了工作，不仅組織上可以对他信任了，而且他自己也感到放心了。还有人过去一直不能参加实习，在肅反中虽未被斗，但在調查中对証了材料，作了結論后来到了石鋼鞍鋼等厂从認識实习补到毕业实习，做了毕业設計。这些同志深深感到如果沒有全国性的肅反运动，他們的問題是很难一时搞清的。有人說肅反扩大化，这是不符事实，所謂肅反扩大化是指把不是反革命的人当反革命“肅”了，不該杀的杀了，不該关的关了，而事实上不过是斗争面广了，虽然斗錯了一些人，但从肅反的結論来看，並沒冤枉好人，这与“肅反扩大化”有什么相同呢？如果有人硬要說什么“扩大化”，那也不过是斗争面的扩大化，思想批判上的扩大化罢了！

### 肅反的付作用

群众斗争的付作用，主要有以下兩点：(一) 斗錯的同志思想感情上受到了刺激，而这些同志多半后来又受到許多人的歧視和不信任，更加使他們苦悶和消沉。(二) 由于斗争时把一些一般性的錯誤和不满的非反动言行和反动言行混在一起，造成了以后有些同志不提意見，尤其不敢提和領導分歧的意見，甚至彼此談話都怕出錯，和自己周圍人的关系也自然就疏远起来，这种气氛对青年人是格格不入的，影响了思想的开展和性格的开朗。

### 對善后工作的意見和希望

这些付作用虽然已有一定程度的消除，但还是很不够的。我們大家應該尽最大的努力來消除这些隔閡和裂痕。这就需要正确的善后工作，而我院的善后工作是有缺点的。道歉方式太簡單，缺少体贴、关怀和感情，也缺乏对錯誤的具体分析。这些缺点是值得党委严重注意和改进的。我們認為肅反的善后工作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对肅反工作作出全面的总结，具体地分析缺点和錯誤，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績。全面地分析情况，向那些斗錯的和批判不当的同志誠懇地道歉，直到本人和群众完全滿意为止，給予热情地关怀，在实际工作上給予真正的信任。應該指出，有些干部对已作結論的同志仍然抱有一定的成見或歧視，在实际工作中不够信任，不放手分配給他們具体工作。我們認為在实际行动上的信任，对消除前面所談的付作用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信任應該表現在教学工作上，进修和科学研究上，下厂实习和參閱設計資料上，社会工作分配上，都应一視同仁。我們大家对这些同志也應該抱視如一家的态度，体贴他們的苦衷，設身處地地為他們着想，热情地关怀他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奋斗。我們也誠懇地希望那些受过委曲的同志，尽量地傾訴出內心的苦衷，积极地向党提出善意的批評，帮助党更好地認識和糾正缺点，同时也應該解当时造成錯誤的一些客观原因。我院肅反是属于全国最早的一批，缺乏和暗藏反革命斗争的經驗，正如其他工作一样，完全避免錯誤是困难的，当然这並不是說要原諒主觀上的錯誤，相反地要帮助党來分析和批判当时肅反中的主觀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但过去的事畢竟是一去不复返了，除从过去的事情中糾正教訓而外，过多地計較並沒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于未来，我們必須向前看，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我們都是亲密的战友，多少工作在等待着我們一起来完成，同志們！並肩携手，一起战斗吧！



# 干部班不能取消

在整风运动中，我院干部班学生的思想作风问题，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对于个别同志考试作弊，生活过分特殊，对于老师尊敬不够，伤了个别的师生之间的感情，许多人表示不满，他们从尊敬和爱护这些老同志出发，希望他们改掉这些缺点，整风运动也正是整掉这些毛病。这种对待干部班学员的同志式的批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某些不良作风的不满，或者看不惯，也是应当的，目的是团结同志要他们改正缺点。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明是非，近乎诬蔑的不正确的论调，他们被个别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提出要干部班请出钢院去，骂这些同志为“老爷”，这里有一些是激于一时的气愤话，原是不难理解的，事过境迁，仔细想想，在辨明是非了解真相后，他们会感到自己不够冷静。我们不应过多地责难这些青年同志。但是我们觉得惊异的是刘景芳教授提出什么取消干部特别班，原因是数学教研组绝大多数教师已声明下学期不愿再教这个班，解基培讲师说什么“他们这样的思想作风将来学出去太成问题”这样就十分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干部班的学生已不堪培养，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取消干部班，要不要干部班的问题，就这样明显的摆着。从上面所提到的思想作风问题看来很明显，这些同志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况且有的只是个别同志犯有缺点和错误。高唱这种论调的人，实在已经越过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把局部的缺点夸大，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得出了十分错误的结论。

在要不要干部班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和刘景芳教授抱着完全不同的态度，肯定地说：“要”，对于一面责备党不懂科学技术，高呼“内行人”治校，一面又不许这些党员同志有机会学习科学技术的态度，使人很难理解到底为了什么？

一个工厂企业，需要厂长，经理，行政管理干部，也需要工程师，技术员和广大工人，国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去分别培养这些人，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利益所要求的。在工业化的战线上需要一批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如科学技术知识的领导骨干，干部班的学员正是缺乏后者才来钢院学习的，我们能为他们能够进步而高兴吗？我们能为他们由外行逐渐变为内行而高兴吗？这样浅显的道理，是为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担负着国家和人民群众给予的学习任务，我们衷心希望他们学好。他们掌握了科学技术，会给钢铁工业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有人抱着反对的态度，我们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也有人认为“培养老干部是共产党闹宗派主义”，这也完全是出于误解。我国整个的青年一代受到共产党的亲切培养和教育。从我们的切身体会来说，我们都是工农出身的人，过去受尽过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我们过去都没有或没有上过小学，是不是我们压根儿不想上学呢？不是的，我们深知没有文化的痛苦，但残酷的旧社会实际上剥夺了我们的读书权利。

解放后，党把我们苦难中解救了出来，我们当了工厂的主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使我们热情的投入了祖国的经济建设，但由于没有文化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党深知我们没有文化的痛苦，因此尽了各种可能，如成立了工农速成中学、业余学校等，来医治我们过去没有文化的创伤，明确提出了高等学校要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关于这一点谁能这样关心我们呢？只有党，又谁能知道我们的心情呢？也只有党。

尽管党给工农创造了各种学习条件，（对我国广大青年亦是如此）但今天实际能进大学的工农毕竟还是极少数的。（是不是他们天生不愿学习呢？不是的，他们需要科学知识就如人需要空气一样，但他们为了祖国的目前建设的需要，忍痛的放下了暂时进学校读书的愿望）。

但就这样的培养了极少数的工农同志，就有人提出了党培养工农干部是闹宗派。他们的意思是否一个也不培养才算是闹宗派呢？那我们要问过去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之所以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因为他们都是被统治阶级，为什么今天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我们的大學不能向工农开门呢？要把他们撵出去呢？

再具体的从钢院来说，正在培养的青年学生数以千计，而今天党仅仅培养了国家建设事

业上迫切需要的几十个老干部，就算得上宗派主义了吗？那么试问一下要把老干部取消把他们排挤出钢院之外的人来，这又是什么主义呢？

再说这些老干部他们为了革命，过去曾长期的离开了可爱的家乡，离开了亲爱的妻子儿女，离开了年迈的父老和母亲，也忍痛地放下了心爱的学习。他们中有的为了革命受尽了苦难，有的甚至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他们在长期的艰难岁月里，献出了自己整个青春。现在他们都已四十上下的人了，由于需要，他们从过去的战争的环境，走上了今天的建设岗位，又担起了繁重的建设任务。他们因不懂自然科学在工作中碰了很多钉子，他们的学习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为人师表的高级知识分子，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帮助他们掌握自然科学，而不是因为他们“外行人”把他们一脚踢开，尤其具体到钢院来说，培养钢铁工业领导骨干更是义不容辞的。因此老干部不能“滚出钢院”，老干部不能取消。

最后我们要求数学教研组全体教师，对于刘景芳教授代表他们的声明表示自己态度，以正视听。我们相信，绝大部分老师是会明辨是非的。我们更希望干部班的同志们，通过整风运动在转变思想作风方面，作出更多的成绩。

机59.9班  
程振坤、刘根旺、马俊才、阎惠公、王魁章、施振方、宋克臣、李淑秀、王长春、倪叔英、朱绍程执笔。

## 炊事员同志的意见

炊事员 李鑫华

我们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很快的前进，叫老干部同学吃的好、学的好、身体健康，为将来社会主义作更多事情。

老干部同学来到我们学院学习，将近一年，还刚刚学到一点东西，可是，现在有些同志就不同意他们继续在这里学。据我所知，他们四、五十位老干部中，确实有个别同志态度不好、性情急躁、有缺点这是事实。我想谈我们经常愿做的和想的，都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有时候事情来了，为什么不那样做呢？有时我这样想，在我们国家的机关、学校、厂矿里，能有文武双全的老干部担任领导工作，开口能讲政治，动手又能懂业务等等，社会主义建设将又快又得力。现在中央派老干部来学习，可是有人要求他们回去，甚至说滚出去，这就不太礼貌了。即使他们有什么缺点，在大家帮助下，也是可以改正的。我不知道说这些话的同志怎样考虑问题的？难道说叫他们滚出去，对建设事业会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们留在学校，对我们能有什么坏处？可以考虑一下。我想老师应该继续教，老干部也应该继续学，将来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工业骨干，多么好！

我们营养食堂的全体炊事员同志们表示：我们同意老干部在钢院学习，并愿为他们做好伙食工作。

## 来函照登

北京钢院第63期中有我组姚宗贤同志整理的一篇报导，其中关于特别班同学在全院流时要求四楼病者迁升五楼一事与事有出入，现将当时的情况简略的谈一下。

当时同学曾在教室商讨为了避免流感传染，是否调换一下教室？但因换教室必须各走动不方便，因此有同学建议请求设在主楼三楼教室门前的接待站、水果摊上迁一下，来往病者走侧楼上下，大家也表示同意。当时我对同学的讨论，没有注意倾听，误将他们的要求，听成让生病同学上迁五楼了。

此次整风中，我认为要说特别班同学有特权思想，请病者上迁是较为典型了，故在教研组讨论会上也谈出来，请大家讨论。此事在院刊登出后曾引起全院同志注意，表示共鸣。后经同学工作组到特别班了解，说与事实有悖，引起我的注意，为了将问题搞清，我于六月二日曾邀请二班同学讨论，发现是我自己把他们的意见搞错了。

为了实事求是的把问题搞清，我有责任把以上事实向同志、同学们说清楚。因此事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应该由我负责，我对因此事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并对全体同志们表示歉意。  
数学教研组 钱文侠

## 也谈“轧四揭发的材料”

轧三 王希周

六月十四日院刊发表了赵金海的“从轧四揭发的材料谈起”。作者由这个材料引起了几点感想，一是对敌人的手段被扩大使用了；二是某些领导者给人“莫须有”的罪名，载入人事档案判了“无期徒刑”；三是“人们不是拿着一张选票就有当家做主的感受的”，去年的人代选举是“巧妙统治”；最后，作者得到了曾经使他“费解”过的一个结论，因为这个结论颇为重要，抄录如下：“某些过激之言，实际上带有反统治的性质。不论这种统治以多么美妙的‘外衣’掩饰着，人们不会甘心‘背黑锅’，不会甘心长期在政治上受歧视。”

我也看过轧四的材料，记不起具体数字了，大致的意思是把思想批判过的，家庭成份社会关系不好的同学和党团员分配到新工厂或旧工厂的数目统计了一下。以上各类人到新旧厂都有，但是被批判过的，成份不好的……等所谓“有问题”的人到新厂较少，大约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比例（如有不符，请轧四更正）。这个材料我也不怀疑其“真实性”，但是好象并未使我“触目惊心”，引起的一点感想也和赵同学相反，或者这有负于统计者的一番苦心了吧！

我竭力想从轧四材料中找出一些“对敌人的手段”，结果却是徒劳，总是找到了相反的东西，好象并没有把“有问题”的人打入地狱，不给分配工作，也没有看见党、团员全部都分配到新厂。到新厂是信任，到旧厂是不信任，那末到旧厂的党、团员也是被不信任了，旧厂的上至厂长下至工人都该是一群“有问题”的人了吧？到新厂的也有“有问题”的又怎么解释？至于比例的多少，我想请问：毕业分配是否需要象轧四同学这样来分类呢？如果要这样分类，那末是否以“对半平分”或“与此相反”的方针更为合适呢？这自有明眼人可以分辨，不必细说。

“更可恶”的某些领导者”给人加“莫须有”罪名，可是我从轧四材料还没有看出这一点来，因为材料中好象并未说谁的思想情况，历史问题，社会关系是领导者给伪造的。我看这如果有，那末首先呼冤的该是党、团员了，因为他们理该并非“有问题”的人，而竟然被分到了旧厂，莫非“可恶的”领导者也在他们的人事档案里判了“无期徒刑”吗？可是又未见他们呼冤，怎么办呢？这一点只能存以备考，恕不轻信。

至于选票问题，好象离题太远了，我不想多谈。可是我在小时候，看到大人他们也拿过国民党的选票，据说自己不选可以卖钱，可能是我家的人还不太贪财，都让我们把选票画小人儿给玩了。现在却看到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投了票，是否是“巧妙统治”呢？我想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尚且可以冲破，为什么又未见全国人民起来（反对这个“巧妙统治”呢？很容易，只有在选票上要另写一个名字就行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去年选举没有缺点，但是似乎赵金海并不想谈缺点，而愿意谈“统治”，那末我也只好谈“统治”了。

最后的结论，我不想轻易落笔，以避有“莫须有”罪名之嫌，不过看了这许多“反统治”“美妙的外衣”“不甘心”等字眼，不禁感到赵金海“在费解之后”找到了更费解的答案，我以最善意的心情请他多想想：你的说法对谁有利？

(上接第一版)

工地合唱到一起，就是说：他已经使得一些人离开社会主义的立场了，这就最好地说明储安平言论为什么是反党和反动的了。

我个人认为从赤心同学的文章，可以得出几点教训：（一）我们对任何人的言论，都必须极力避免从自己的愿望和想像去推测，而是要首先弄清楚他是個什麼樣的人，要首先清楚他的发言的具體時間、地点、條件是什麼？他所用的概念的真正涵义是什麼？（二）必須全面考查分析他所引為依據的論據的可靠性；要力求避免拿自己所知道的局部的甚至未經查實的事實，來套他的觀點（實際是把自己套了进去）。（三）必須選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對這些言論的本質加以分析考查，認清這些言論對誰有利，對誰有害，而不管他引用什麼樣的理論條文和好聽的口號辭句。上述三點教訓，是我和我接近的几个同志的切身体驗，感到在我院一个多月的整风中，和目前在院內向右派言論做斗争中，我們許多人都是热情有余而冷静考察分析不足，往往表现立场不稳，偏听偏信，以己度人。这样，对反对右派言论，对我们每个人的鍛鍊与提高都是不利的。



為什麼

醜化黨的領導幹部?

看了劉景芳教授發言後的意見

治59.2李孝先

劉教授在批評了我院黨委幾位主要負責同志後，一次再次的說：“這類黨員領導者似乎在那兒這樣想：‘咱們等級高，本領低，文化水平更難提，人家咋能服氣。捧幾個聽話的和咱們一起，也好壯壯膽子。趕快培養咱們自己批評的人，是當前第一要事。對那些愛說話的愛批評的，他們說話，咱們暗記，再看機會，等犯在我們手里，悶棍打他一起，整他一個一命嗚呼，倒也出口悶氣’。我認為黨員們的封建殘暴統治思想就是這樣產生的。”說了兩次劉教授還怕別人不信，接着說：“有人可能認為這話說得過重了，但鋼院過去的情況就是這樣，而且從最近揭發出來的事件，更可證明這一點。”

這付醜態告訴我們什麼呢？第一、我院黨委的主要負責幹部都是無知、自私自利、橫蠻殘暴的。他們不是在為人民服務，而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如此，還能說是作風上的問題嗎？如果不是作風問題就請他們滾吧！

第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這樣的黨委領導下的普通黨員就更甯提了；糟得很。如此，鋼院中的黨的作用不是就否定了嗎？僅管承認中央是正確的，但基層組織都不成（如上所說鋼院這個基層組織就不成），黨的作用又何在？劉教授的發言實質何在，這裡看得很清楚；劉教授是幫助黨整風，是善意的批評，還是粗暴的謾罵態度，這裡也看得很清楚。對於這樣的態度是我們不能容忍的。

我相信，每一個正直的人，想想過去，比現在，想想自己是怎樣成長起來的，想想鋼院是怎樣成長起來的，就會看出劉景芳先生的發言是帶有污蔑性的，共產黨作了許多前人沒有作過的好事，雖然他們有缺點，但沒有壞到象劉先生說的那個地步。

幫助黨整風是要為黨擦掉臉上的塵土，而不是要把臉給抹得更花；是要把黨變得很美，而不是要使他變得醜化。試問：把黨的領導者醜化，對整風有什麼好處？是什麼態度？

我認為，辨別幫黨整風者的真偽、善惡一面貌是很必要的。對於真心誠意幫黨整風，善意的批評，我們堅決支持；對於別有用心、惡意的批評，我們堅決反對，並必須給以還擊。不這樣做，便不能樹立正氣，更不能辨別是非。

這是為什麼？

——談談劉景芳先生發言中的一個“結論”

生產實習科 彭少平

院刊所載劉先生的幾次發言與意見，受到不少人的重視與研究，劉先生的發言有部分是對的，但有很多是錯誤的，有害的。現在只就其中的一個結論談談我的看法，請大家參考與批評。

五月卅一號院刊所載劉先生的發言有這麼一段：“所以我們的結論是：鋼院的主宗官集團是以魏景昌同志為首的黨員領導幹部們自覺形成的。”我們知道所謂“集團”是有一定的鬥爭綱領，一定的組織聯繫形式，並有一定的鬥爭活動的。所謂“主宗官”集團並“自覺”形成，也就是說，這個“集團”要在鋼院實現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進行“自覺”的鬥爭。劉先生在下這個結論之前曾對魏景昌、張文奇、傅君昭……等同志提出了一些批評，擺了一些情況，不知是否指的就是這些同志組成“主宗官集團”或還包括其他“黨員領導幹部們”，這是劉先生沒有交代清楚的。假如就算指的這幾個同志來說，只就劉先生所擺的情況來看，如情況屬實，也還只是牽涉到這些同志各人的一些缺點和錯誤，各人的優缺點中的缺點的一面，何況擺的情況有很多也還值得調查，而且是有許多錯誤的呢！（如劉先生所提“引癩為知己”就很錯誤的，不知他指誰為“癩”）。而劉先生既沒有指出這些人的相互間的互相間的聯繫形式與組織形式，也沒有真憑實據指出他們“自覺”實現“主宗官”的鬥爭活動，怎麼就可輕易的就下這樣的一個結論呢？

再者劉先生所指名的魏景昌，傅君昭，張文奇……等都是中共鋼院常委主要成員，難道

他們真的象劉先生所說的“自覺”形成“主宗官集團”嗎？這個問題只要不是頭腦發昏或者是有意污蔑的人都可以回答的。

我們再來看劉先生在五月十七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吧，劉先說：“這是我今天要談的主要問題，別的以後再談。鋼院的特点，鋼院是個新成立的學校，……黨委是黨和行政的真正領導者，三位院長，一位付教務長，總務長，教務處長，人事處長，以及許多科長都是黨員，系主任雖然也是校委，據說是充數而已，他們是否有很成問題。黨員在校決定一切，管理一切，教學聽黨委指示，所以是黨政合一型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是“主宗官”三位一體，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密切聯繫兼而有之，此外還應當把三個字頭聯起來讀，是“主宗官”。主宗等于“祖宗”，是“祖宗官”，不但是官，而且是祖宗。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的合一體。”同志們，劉先生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這說明劉先生在五月卅一號發言中的所謂“結論”不是偶然的，而是五月十七日發言的一個繼續，這難道不是很明顯了嗎？

憲法上明明規定共產黨在我国的領導地位，明明鋼院教務長與極大多數系主任，教研組主任，實驗室，實習工廠與不少科的領導人等都是非黨人士，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在各級組織中的確是有一定的職權，明明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進的部隊，為什麼劉先生硬說是“祖宗官”……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合一體。”這很難不使人想到究竟劉先生的這種說法與儲安平的“黨天下”的說法有多大的區別？又很難不使人想一想，這樣說究竟是為什麼呢？

究竟是誰在歪曲事實？

俄文教研組 陳德滋

我本來不想在院刊上鳴放，並認為還是以少說話為是，免得將來再被整時，來得更厉害。可是看了一鳴和巴沙等同志在院刊上發表的文章有涉及我的地方，既不符合當時的真情實況，且已在以誤傳誤，叶上添枝，混淆視聽。為了澄清是非，使我不能不說幾句話。

五月二十五日晚間座談會上，當同志們揭發黨員呂貴麟的錯誤和缺點的時候，一個受過他壓抑的人，心裡是憤慨的，長期被壓抑的苦悶情緒便想向党一吐，並且想：俄文教研組的歪風邪氣若能整掉，許多矛盾自然就可以解決，長久不團結的現象便可消失。那天晚上我對呂貴麟同志的批評是：

1. 陰險毒辣。為了提高教學質量，聽課後應該提出批評和建議，才能幫助別人。經大家揭發，我才知道呂貴麟同志是當面不說，背地裏誇大事實，大事廣播。譬如上學期他接我的課，我問他：學生程度怎樣？他說很好很好。現在我才知道，他背後對別人說我這樣不好，那樣也不好。那末他的那種說法是真的呢？！外面和人客客氣氣，誰又知道他肚子里裝了一肚歪東西呢！

2. 破壞團結。回想在獨立建校之初，人們住在清華大學，上課則在臨時教室，冬天冒寒風踏雪地，雨天則爬土嶺越深溝，黃泥兩腿，但人們毫無怨言，相當團結，都願為建設鋼院而努力。自從呂貴麟到俄文教研組之後，他毀壞了一些同志的名譽，把團結破壞了，例如他說某某缺德，不能做小組長；某某落后；某某業務不行；某某品行不好……本來我和某些同志有來往的，听了呂貴麟這些話，覺得人言可畏，就不敢不和某些同志疏遠了。俄文教研組目前的不團結現象非常突出，據我所了解的，有不少和鋼院建校共過患難的，而且在教學方面很有成績的同志，在要求離開鋼院。原因何在呢？和呂貴麟的作風有沒有關係呢？呂貴麟同志在俄文教研組的任務是團結大家呢？還是要拆散大家呢？他是拉攏一部份人，同時打擊另一部份人。比如他說俄文教研組某某的俄文水平最好，而他所謂的某某是一個初中程度很年青的人，在俄專唸了一年半，給專家当了二年翻譯。聽說她來俄文教研組的時候，俄文教研組不願意接收，可是教務長的命令誰又敢違背呢？

3. 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背地說這個同志缺德，那個同志落后，當然只有他自己好。

4. 專制魔王。俄文教研組沒有真正展開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了改進教學工作，同志們一給領導提意見，他就起來“壓”，甚至叫提意見的人檢討。聽說有一次還請政治教研組主任杜維新來訓話。結果是提意見的人只得听着，可是心裡並不服氣。例如某某同志課餘做一些翻譯工作，在“俄文教學”上發表一些文章，便被認為是名利觀點，品行不好，要人家檢討，

否定之否定

翟勝健

近來，自“右”方，或隱或顯地吹來了一股歪風，這歪風所卷帶的泥沙，吹迷了一些人的眼睛，特別是那些“讀破万卷書”的“秀才”們的眼睛。

這歪風就是“否定一切”！革命建設的成就它否定，黨領導的功績它否定，肅反成績它否定，蘇聯的先進經驗它否定——總之，凡是功績、成就、經驗、優點它皆否定、抹煞；凡是缺點、錯誤、疏忽、挫折它全誇大宣揚，遍地吹刮，企圖遮蔽天日，混淆視聽！

這股風及其余波，社會上有，北京有，鋼院也有。在鋼院，不就有人否定黨委領導的成績，肅反工作的成績，學習蘇聯的成績嗎？！不就有人否定“黨委制”，謂之曰“主宗官”，否定蘇聯，謂之曰“洋大人”，否定組織紀律，謂之曰“社會惡習”，否定檔案材料謂之曰“一身話賬”，“黑名單”，否定肅反成績，謂之曰“恐怖悲劇”嗎？！

依我看來，對這些否定一切的“否定”應加以重新“否定”之，故題之曰“否定之否定”也。

(上接第二版)

被鬥者感到組織的冷淡和無情，因此在感情上遠離了組織。同學與被鬥者之間添上了一層隔膜，使團結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肅反以後消除了一些反動言論，這對於我們也是有利的；但是由於我們採用的方法不當，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了同學們大膽的發表自己的見解。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肅反的成績是重大的，而錯誤是嚴重的。

以至被逼得痛哭流涕。可是呂貴麟同志自己要求少教課，不是也在家作翻譯嗎？自己也因此作過檢討沒有呢？這算不算專制呢？

由於呂貴麟同志背地裏說過我這樣不好，那樣不好，而這是在大家把話說穿之後我才知道的。他也曾告訴我的學生說因為調我愛人才把我調來，否則不會調來鋼院的。我當時說過這樣的話：對一個人要全面去看。我也的確向呂貴麟提出一些問題。我心裡還想：去年同道和蘇聯專家學習時，他的作業得 хорошо，我也得 хорошо，全面看來，怎見得他就比我好呢？我從1933年師大畢業，早已在學里當過講師。20多年的教學生涯，爾今當個老助教，早已使我心裡悶悶不樂。在俄文教研組又遭到呂貴麟暗中的打擊，情緒的確有些激動。當時我是站起來遠遠地面向呂貴麟發問的，當時我距他很遠，即欲指其鼻而亦不能，但並未離開座位，這是有目共睹的事。久被壓制的人，當她一旦能吐她的苦水的時候，他是不会面帶笑容的。我當時的面色可能很不好，說話的態度有些激動，這是我沒有政治修養的表現，我应当向呂貴麟同志“負荊請罪”，我也接受大家對我的批評和指教。

可是一鳴同志在院刊第63期上所發表的“辱罵和恐嚇不是戰鬥”一文中說：有人“走到”黨員面前……“指着鼻子”問……。巴沙同志在院刊第73期上所發表的“寫給奔流同志”一文中，更變本加厲地說道：……“跑到”黨員面前，指着後者的鼻子問……，此外又將無恥下流……等字眼也無情地拋向該黨員……。

不錯，該次會上，我對黨員呂貴麟素日行事的确有所指責，象上面所說的那樣，不過我要問一鳴同志，你說“走到”“指着鼻子”這是事實嗎？巴沙同志把“走到”二字改作“跑到”，又多添了一些什麼；又將無恥下流等字眼也無情地拋向該黨員……這是事實嗎？如果這些話是真的，對一鳴同志來說，也應該是很可寶貴的“話柄”，“資料”。何以她兩次（第二次見院刊第73期，是誰歪曲了事實？）都沒有引用呢？當天的會議記錄，尚在俄文教研組，象無恥下流一類的字眼，當然是最刺耳的，驚人的；如果我真的說了這些話，記錄的人是會不記錄下來的。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會議記錄中究竟有沒有象巴沙同志所添的那一段話。有人已經檢查過了，沒有！因為我當時根本沒有用過“無恥”，“下流”一類的字樣。那末，我要問一鳴同志，為什麼要把站起來遠遠地指着呂貴麟同志的發問改換成“走到”黨員面前“指着鼻子”發問呢？我要問巴沙同志為什麼你更要加重其詞地說成是“跑到”黨員面前指着鼻子呢？為什麼你還要無中生有地再“捏造”一段話來攻擊人呢？

請問是誰在歪曲事實、捏造事實？

此次整風是為了拆牆呢？還是為了把牆頭築得更高一些呢？是為了團結呢？還是為了“拆散”呢？你這樣歪曲事實、捏造事實是什麼意思呢？